

110X  
266  
4



尚書卷第七

寶玲文庫

重刊尚書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

後一名

以箕子歸作洪範

歸鎬京箕子作之

洪範

洪

範法也言天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

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

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

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隲定也天下言而默定下

民是助合其居

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言我不知天所



以定民之常道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

洪水汨陳其五行墮塞汨亂也治水帝乃震

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界與斁敗也天

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

嗣繼也廢父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

所以叙初一日五行以九類類一章次二曰敬用

五事五事在身用次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

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次五

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次六曰乂用

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

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一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木可以以揉曲直土爰稼穡種曰

直金曰從革木可以以改更土爰稼穡種曰

直金曰從革木可以以改更土爰稼穡種曰



種可以斂曰播土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味稼穡作甘甘味

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二五事一曰貌儀容二曰言詞章

三曰視正觀四曰聽非察是五曰思心慮貌曰恭

格儼言曰從是則視曰明必清聽曰聰必微思

曰睿於微恭作肅敬心從作乂可以治明作哲照了

聰作謀所謀必成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三八政一

曰食勤農二曰貨實用三曰祀敬鬼神四曰

司空主空土五曰司徒主徒衆六曰司寇

主盜七曰賓禮賓客八曰師簡師所任必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

日紀一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

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五皇極皇建其

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錫汝保極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



言從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

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滯過明黨之凡厥

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民哉有道有所執

守汝則念錄叙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

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而康而色曰子

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曰子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

則與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

爵祿人此其惟大之無虐瑯獨而畏高明瑯單魚

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虎人之有能有為使

之寵貴者不在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為使

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汝

弗能使用好子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

好於國家則是人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言



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

其有中而行之則天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

訓于帝其訓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

而况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九

明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

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六三德一曰正直

能正人二曰剛克立事三曰柔克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世平安用彊弗友剛克友順也世

以剛能治之爨友柔克爨和也世和順沈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

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王食言惟君得專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兩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人而建命以其職乃命卜筮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

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蒙陰曰驛驛氣落驛曰克兆相

五者卜兆之常法曰貞曰悔外卦曰悔凡七卜之數

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

卜之言善鈞從衆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

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身

其康彊子孫其逢言動不違衷故汝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三從二逆中卿士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

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

以決之



作内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

龜筮共違于人

逆皆用静吉用作凶則安以守常

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五者

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廡豐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亦凶謂不曰休徵

叙美行曰肅時雨若

君行曰哲時燠若

君行曰聖時

君能照哲則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曰狂恒雨

若君行狂妄則曰僭恒暘若

若君行僭差則曰豫恒燠若

若君行逸豫則曰急恒寒若

若君行急曰蒙恒風若

若君行蒙闇則曰王省惟歲

若君行歲兼四時卿士惟月

若君行月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

若君行日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



治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日月歲時

既易是三者已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庶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眾民

亦民所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

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於箕

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九五福一曰壽

十年百二二曰富財豐三曰康寧無疾四曰攸好

德所好者德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二曰

疾常抱三曰憂多所四曰貧困於五曰惡陋

六曰弱劣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

器酒罇賜諸侯作分器言諸侯尊卑

旅葵第七 周書 孔氏傳

西旅獻葵西戎遠國太保作旅葵召公旅葵

因葵而陳道義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



方賄九八言非一皆  
西旅底貢厥葵西戎長  
致貢其

葵犬高四尺曰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陳  
貢

葵之義以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  
慎

德以懷遠故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  
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

後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

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力賜  
分寶玉于伯叔之

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  
人不易

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  
德盛

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

心以虛受人則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

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

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

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言皆以道為本故

君子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

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



所以化俗生民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損害故 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 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寶賢

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

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大故君子慎

其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八尺曰仞喻向成也微未成一簣猶不為山

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異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

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

猶設此誠况非聖人可以不無巢伯來朝 殷之諸侯

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

內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

###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

開之 金縢 遂以所藏為篇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

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



公言未可以死近公乃自以為功周公乃自

我先王相順之辭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

已為三壇同墀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大

除地於中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

為三壇上對

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相珪以為贄吉謂祝辭史乃冊祝曰惟爾元

孫某遘厲虐疾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

暴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

之身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且

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

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且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

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用能定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

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數惜武王言不

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就受三王之



知吉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許

疾瘳待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

當以事神 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

而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

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言我小子

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俞

能念我天子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乃流言於國武士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

誣周公以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

之勢遊生流言孺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大父言

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

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以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



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秋大

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雷二年秋也蒙伯風若

異之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乃

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二公偁王啓

史百執事皆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

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沖人弗及知言已勿童不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發雷風之威以惟朕小子

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周公以成王未寤

自新遣使者迎之亦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則盡起郊以玉幣謝天天即二公命邦人凡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木有偃拔

築有其根桑果魚麇自穀豐熟周公之

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餘奄之屬皆叛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

大誥

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

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

及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

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勿沖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勿

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

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矧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伊叛先自責矧

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安人且猶不能况其已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發端歎

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

敷貴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

武受命在此不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下威用

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

寶龜絡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



天明就其命而行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蠢日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

動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言殷後小腆腆之祿

復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

疵民不康曰予復及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

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

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

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肆予告我友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

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

于伐殷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

國為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四言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緩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



則王室有害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

故曰從卜則王室有害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

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

害可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事

於我身言不得已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

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而已乃欲施義於彼眾國

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怙于恤

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眾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

不成汝寧相聖考文武所已予惟小子不敢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

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天休于寧王興我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文

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

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卜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况亦用

卜周卜手吉可知矣亦亦文王嗚呼天明

畏弼我不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

見法之又明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

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

太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下道

我友國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焉天所

輔其成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

於前文王安人之道

天亦惟用勤慤我民若

有疾

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

予曷敢不于前

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

王

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

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

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况肯構立屋乎不為

其易則難者可知

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

農喻其父已蓄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乎

厥考翼其肯曰

予有後弗棄基

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

我基業乎今

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

若兄考乃

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



伐其子民養其勤心不救者以子惡王曰鳴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呼肆告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必克之故以

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

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越天棊忱

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

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

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予永念

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稼穡之夫

除草養苗我畏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天

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亦天

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率寧人有指疆

土矧今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况今卜并吉乎言亦

可不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茲以下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

微子之命第十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命微子啓代殷

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作微子之命封命書微

子之命稱其本爵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

元子故順道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

義言今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

服色與時王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

窮為特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

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皇天眷佑誕受

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撫民以寬除其邪

虐撫民以寬政放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言湯

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子言能踐湯德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

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

志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東夏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止此東方

華夏之國宋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

在京師東



典常以蕃王室

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

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

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

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

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

俾我有周無斁

汝世世厚德則

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之

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唐叔成王母弟

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

獻諸天子

技而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

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禾

亡

周公既

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

王善則稱君

作嘉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尚書卷第七

經二千七百五十五字注四千六百六十四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共四十六百六十五字

尚書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監三

以殷餘民封康叔

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  
作康誥酒誥

梓材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  
內國名叔封字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  
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王  
城大都邑於東

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  
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里

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

其民和悅並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見即事於周

服之人遂乃因大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勞勉五

封命大誥以治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孟侯

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

封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士

仲我命其弟封封康叔惟乃丕顯考文王克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不敢侮

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

可敬刑可刑明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此道以示民

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惟是怙恃文

土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天善文王乃大命之殺其殷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於其國於其民

王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

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王曰嗚呼封汝念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哉念我所以今治民將在祗遜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

道用安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汝當

治民求商家考老成人之道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為順德

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瘰乃身敬哉桐瘰

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天畏棐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往當盡汝心為政

身其乃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

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

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



新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數而勅之凡行

之欲其 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 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

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數政教

是乃治理大 惟民其勅懋和民既服化乃其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為善如欲去疾

明則民服 惟民其勅懋和民既服化乃其

盡棄惡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

失其欲惟民 非汝封刑人殺言得刑 無或

刑人殺無以得刑殺人而 非汝封又曰劓

刑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 無或劓刑人所以

以戒為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

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

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

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



之言必反覆思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念重刑之至也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

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

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已汝惟小子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敘心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焉

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瞽不畏死罔弗慙強

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王曰封元惡大慙

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况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

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

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

能恭事其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



兄亦不念雅子之可哀惟予茲不于我政人

大不萬友于弟是不友惟予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

廢棄不行是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不率大戛矧

惟外庶子訓人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

之官主訓民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

者而親犯乎官之人乃別播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愍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

其君道是汝長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

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

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特世者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又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

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



汝用寬民之道富惟念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文王之功敬忘而法之

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

德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

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哲王况今民無

善政在其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

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

全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

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奕惟天其罰殛我其

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惟

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况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王

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

以敬無為可怨之事蔽時忱不則敏德斷行

勿用非善謀非常法道大法敏德信則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人任焉敏則有功



用是誠道安汝心願省汝德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

常汝行善則得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享

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高乃聽用康

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王若曰往哉封勿替

敬典汝往之國勿廢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王若曰明大命于

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

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

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若言酒

本為祭祀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

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謂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越庶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

至惟曰化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

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

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

種黍稷奔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買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毒子之行乃自潔厚致用

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象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者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食醉飽之道先戒群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不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

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謂茲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汝能以進者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

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

西土輔訓在曰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故孫肯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

命之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哲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

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惟御事厥棗有恭不

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矧曰其敢崇飲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



也無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

國伯諸侯之長言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朕宗工於在服內治事百官衆正及越百

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罔敢湏于酒不

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

法亦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所以不

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我聞亦

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厥命

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

德所敬所安皆在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

其威儀民無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紂

狠其心不能畏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

罪人在都邑而作之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

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啓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醒穢聞在上

以紂奢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所亡

所行惡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

我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

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六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

大視此為戒撫予惟曰汝劓毖殷獻臣也劫固

惟告汝曰汝當固慎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

身事服行美道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

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

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厥

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



之勿令失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者以

歸於京師我其擇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

法殺之用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添惡俗

且惟教之則汝有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

憂世乃不潔汝政事王曰封汝典聽朕汝

常聽念我所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辯使也勿

之吏酒於酒言

###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王曰封以厥庶民暨

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家之政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

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汝若恒越曰我有師

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日司徒司馬司空

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



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祖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

有所寬宥亦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

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王啓

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監厥亂為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曰無昏戕

無昏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

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婦養寡弱至於存恤

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

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惟曰

若魯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彊畎言為君監

民准若農夫之考由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

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如人為室已勤立

垣牆惟其當塗墍茨蓋之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臚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斲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



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洽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為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

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

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

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已若茲監

謂教訓所以悅先王文命之義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

使色於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

承奉王室

名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

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作名誥名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

政因相宅以作誥惟二月既望年二月十五

日日月相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望因紀之



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

王則告武王可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

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越若來三月惟丙午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肫明日也

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

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

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

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則達觀于新

邑營周公通達觀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後

不見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

穀祀以為稷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



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厥既命殷

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太保乃以庶

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

首旅王若公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錫周公曰拜手稽

公之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

於自乃御治事為辭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可順周

于茲大國殷之命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無道猶改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嗚呼

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憂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

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越厥後王後民茲朕

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厥終智

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予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



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  
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劫自容則所

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呼天哀

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王其疾敬德相古

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王其疾敬德相古

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天迪從

子保禹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夏禹能敬

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相有殷

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大若言天道所以至

如禹今時既隆厥命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

考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道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

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

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

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若

則德化立美道成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

邑繼大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其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 毳祀于

上下其自時中又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

之太平王先服有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

言當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

必和協乃可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為

令不失中則道敬為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下敬奉其命矣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 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 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

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亦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

德亦王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所知



若功其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

而法則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

無不在其初生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

實說之其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祗彝勿用小民過用非亦敢殄戮

用乂民亦當果敢絕刑戮之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

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

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

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

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文受

德奉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

王亦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

下勤恤乃與小尚書卷第八經二千六百四十字

尚書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卜

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周公拜手稽首曰朕

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

歸政而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

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予乃膺保大相東

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

治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

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黍水不吉又卜澗

先墨書龜然後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倅

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

兆來告成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

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公既定

宅倅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

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

遠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

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倅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



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

民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

新即政其當盡自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

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

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往新

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永有

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

於後世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

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王謂之享言

識百君誥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悔慢不可

治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

長哉欲其必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勉為可長

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

無遠用來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言皆來 公意請留

之自輔言公當明安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我童子不可去之

揚文武烈言公當留奉大明德用我小子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

衆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

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惟公德明光于上下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

之 勞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為敬敬之



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予冲子夙夜旌祀

於文武所勳之勳言化洽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王曰公功斐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王曰公功斐

迪篤罔不若時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

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退坐之

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

之大功明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將助我其

今已後之政監篤我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王曰公定予

往已公功肅將祗歡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

咸進大天下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

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方公勿去以廢法則四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

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越乃先烈考武王

弘朕恭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意孺子來



相宅其大博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殷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曰其自時中又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

如此惟王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乃有成功

答其師作周孚先我且以表卿大夫於御治

當其衆心為周家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立信者之所推先

俾來恣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

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予以秬鬯二卣曰明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

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予不敢宿則禋于文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惠篤叙無有違繫告文武不經宿

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

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王俾殷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

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

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戊辰王在新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駢牛

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

告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

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

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多士第十六 周書曰孔氏傳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徒近

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誥成王命作多士多

士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

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弗弔旻

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

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

取我弋取也非我敢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天不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我聞曰上帝引逸有

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

樂故天下至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

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能惟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

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目帝乙以上無不顯

其祭祀言能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

保宗廟社稷



家諸王皆能夏念祭祀無敢失在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

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氏虐天旦忽之誕淫况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觀於天無能明人為敬

甚暴亂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

喪喪穢無非有辭於天所王若曰爾殷多士今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

紂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其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

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小復有變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

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

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



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

寧時惟天命我徒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 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

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

服職在百官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

汝故徒數汝非我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

大下汝民命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

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

惟不爾授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徒汝是我

命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今我作此洛邑以持四方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

土乃庶幾安汝故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能

敬行順事則為天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

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

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王曰又曰時

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

所當居行

###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無逸成王即政

故名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子歎美君

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所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乃逸

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

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

母曰古老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

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治民祇懼不敢荒寧為政

畏懼不敢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

荒怠自安肆中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

考得壽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

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作其即位乃或

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

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

言則天下知亦法中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善謀殷國至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其在祖

恐故亦享國永年

其在祖



甲小義惟王舊為小人湯遂大甲為王不義

之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

不能安順於眾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及年此以德優劣五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祖其

功故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

無則逸豫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

故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

荒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

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

十年下者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甲其

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微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鰥

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從朝至日朕不暇食思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

以正道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周公曰嗚呼繼

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

田獵者用萬民當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

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勸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

受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

戒嗣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

告胥保惠胥教誨數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

以義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

有相欺詐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

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

上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招言此四人皆蹈厥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

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一人信如是怨詈則

四王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譟張

為如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

詐感之言小人怨感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怨

則天下同怨讎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之叢聚於其身規比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卷第九

經二千一百十五字  
注三千五百六十六字



吉書  
五

尚書卷之五  
二十二

斷必其有  
人

之善惡  
天不  
同  
歸  
心  
曰  
歸  
物  
歸  
王  
其  
道  
下  
茲

無罪  
無辜  
厥  
亦  
同  
是  
棄  
于  
殛  
也

實  
執  
厥  
心  
匪  
亦  
謂  
其  
不  
畏  
命  
其  
不  
畏  
威  
其  
不  
畏  
刑  
謂  
之  
頑  
且  
凶

其  
言  
不  
入  
心  
也  
其  
言  
不  
入  
心  
也  
其  
言  
不  
入  
心  
也  
其  
言  
不  
入  
心  
也





